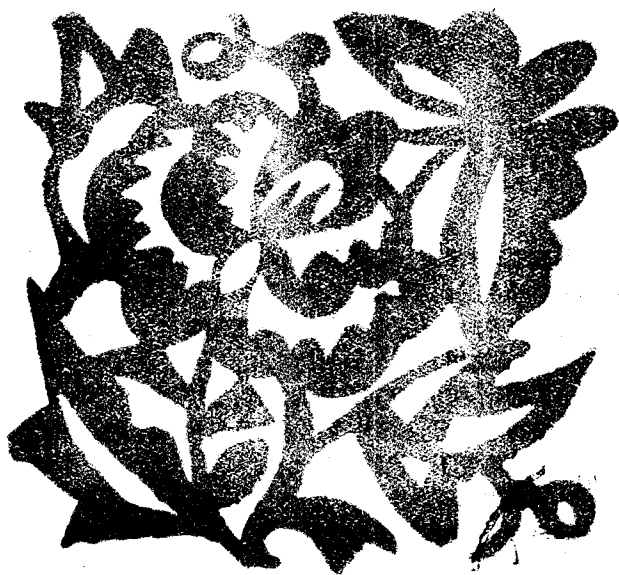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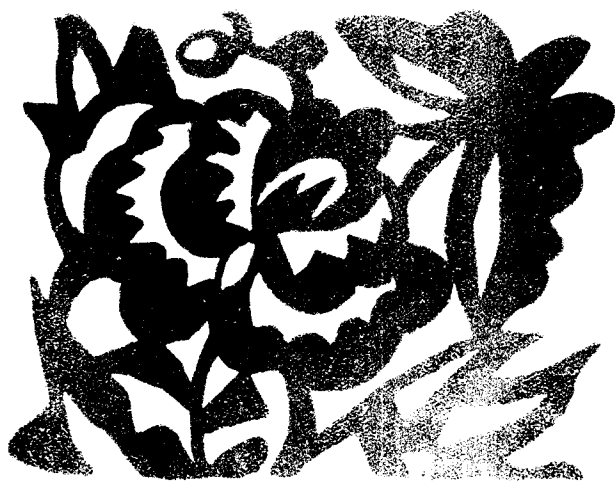
苏苏作品选





苏 苏 作 品 选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苏 苏 作 品 选

马如瑾装帧

王韵音插图

宋珍妮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192,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0

统一书号: R 10024·3944 定价: (三) 0.85元



作者近照

序

钟望阳同志作为一个著名的文艺活动的组织者，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是他早年的文艺活动，主要却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而且在这方面是卓有建树的。这除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儿童文学作者和少数了解我国儿童文学史的同志以外，一般中、青年的儿童文学作者不一定知道。其所以如此，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当年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活动的时候，他没有用“钟望阳”来署名。第二，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的工作重点转移已有三十多年了，久焉脱离了儿童文学活动。而儿童文学界的同志又长期和他失去联系，因此，遂在很长时期内，人们把钟望阳这个名字与一般的文艺活动联系在一起，而独独不知道他是一个早期的儿童文学作家这一事实。

现在，少年儿童出版社要出版一本《苏苏作品选》。这个集子选辑了他的几个重要作品。这为我国儿童文学理论

· 研究工作者提供了有关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儿童文学活动的有用资料，也为钟望阳同志在发展我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贡献作了一点事实记录。在这一选集出版之际，我愿意把我知道的有关情况，对读者作一简单的介绍。

望阳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主要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这段时间。他在一九三一年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长篇儿童小说《小顽童》。至于他的零星短篇小说、故事、童话，可能开始得比这个时间更早。

那时候他是一个辛勤的小学教师，也是一个辛勤的业余儿童文学作者。一九三五年我住在他家里，对他这段生活比较熟悉。那时他在办一所小学，地点在上海虹口唐山路附近。校名就叫“普志小学”。这所小学，包括两所联在一起的“石库门”住宅。三间大房间作了教室，尚有一间大房间是租给几个文学青年作集体宿舍之用的。在这小学任教的，是望阳本人和他的父亲和爱人，另外还有一位姓陈的女教师。

熟悉旧上海的人都知道，那时上海有许多“弄堂小学”。这种弄堂小学是典型的“学店”，即以开设学校作为生财之道，跟经营什么买卖一样。但望阳的这所小学，与一般的“弄堂小学”迥异其趣。它是一个搞进步社会活动的中心站。平时，晚间有工人夜校，星期日和星期六，是工人歌咏团和读书会。我记得来辅导歌咏的有吕骥同志，参加读书会活动的则有林淡秋、林娜（司马文森）、钟望阳、梅林、华嘉等同志。

望阳家累很重，生活很艰苦，工作很劳累，而社会活动又多。他体弱多病，但常常不顾劳累，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又是小学的校长，又是教师兼工友，学校里的事都要他经营，既要上课，批改作业，参加大量社会活动，还要抽出时间进修自学。他兴趣广泛，有时还要在课余创作一些儿童歌曲。他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常常在深夜躲在教师办公室里埋头写作。至于星期日更是他集中精力苦读和苦写的时间。他那时发表作品，用的都是“白兮”、“杜也牧”、“苏苏”的笔名。在抗战发生以后，很多作品都是用“苏苏”这个笔名。

望阳担任小学教师工作的这段经历，对于他搞儿童文学创作，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在我国儿童文学界有很多同志是担任过教师的，我想这不是一种偶合，而正好说明了教师队伍，尤其是小学和幼儿园的教师是儿童文学编创队伍的天然补充源泉。望阳的情况为我们再一次提供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工作者之间存在天然联系的具体例证。

他写作品，都是首先给小朋友们讲故事，然后再整理成篇，用文字表达出来，所以往往留有很多口头讲述的痕迹，不过有时因为时间太匆促，不免有些粗糙、松散，文字不够简练的毛病。尽管有这种缺点，但是不能掩盖它们的主要的优点，那就是这些作品中洋溢着作者的热情，表现了作者对儿童生活细致的观察力，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穷苦儿童的苦难生活，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些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社会

内容和对儿童教育的积极意义,在今天,对于我们任何一个儿童文学作者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要求,然而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要冲破国民党御用儿童文学的垄断,要突破反动统治的各种禁锢,真实地反映生活,真实地表现社会,跟儿童说实话,这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艺术良心,和接受各种严峻考验的决心,否则那是难以办到的。在抗战前如此,在抗战期间亦复如此。

儿童文学所受的束缚和钳禁,并不因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的爆发,而有所缓和。揭露抗日战争中卖国投降鬼魅活动的,仍会受到公开或秘密的禁业和迫害。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沦为“孤岛”的当儿,宣传抗日,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和罪恶的作品,竟然成了不能见天日,只能藉人民的掩护,私相授受、秘密发行的地下读物,常常要受到搜查、抄没,而作者则有被捕、并被租界当局“引渡”给日寇的危险。出生入死,甘冒生命危险,为少年儿童的抗日救亡教育尽心竭力,这是一切有民族良心的儿童文学作者的职责。在“孤岛”时期,宣传抗日、写了大量洋溢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作者中间,钟望阳就是一个极为活跃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用“苏苏”的笔名,创作了一系列宣传抗战,揭露敌伪侵略罪行,歌颂人民英勇抗敌的作品,有十余部之多。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就是收在本书中的长篇小说《小癞痢》和长篇童话《新木偶奇遇记》。

这两部作品以及作者后来在抗战胜利后于苏北解放区

创作的长篇小说《把秧歌舞扭到上海去》，都是钟望阳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作品。后者在解放后曾经在一九五〇年由新华书店出版发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一九六〇年作者加以认真修改，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出版。前者两部则尚未在解放后印行过。

《小癞痢》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最初发表于《译报》的《儿童周刊》上，后来成书出版，秘密发行。巴人（王任叔）同志为此书写了序，盛赞作者所塑造的小主人公小癞痢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他说：“小癞痢是从穷苦中生长的，他顽皮而且强硬，他抱着颗富于正义的心；他憨直而且勇敢，好胜，却又不愿以机诈取胜，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个典型的孩子。我爱他，比爱自己的孩子更爱。”

我重读了《小癞痢》一书，对巴人同志所指出的小癞痢的性格特点深有同感，只是觉得小癞痢这个形象，虽然是放在农村社会的环境里的，其实身上充满着上海这个“大都会”那种贫民社会里的孩子的性格。这种孩子在当时上海的普通里弄和贫苦家庭中到处可见，这是作者在学校里经常接触并熟悉他们的。我感到作者所塑造的小癞痢，从语言谈吐，一直到性情习惯，更多地散发着当时上海弄堂儿童的特色，尽管作者变换了人物活动的空间，却没有使这一人物的特殊性格的光彩有所敛迹。我在重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感到有一个我也熟悉的活跃在三十年代上海弄堂中的贫苦儿童的形象迎着我，扑面而来，是那样的真实，那样的亲切！

正是由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这样一个富有性格的又具有爱国思想和行动的孩子，所以《小癞痢》一出版，就在“孤岛”的学校和少年儿童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是秘密发行，却很快印行了几版，销售一空。有不少小读者受了《小癞痢》的影响，走进了抗日战争的队伍。在此之前，儿童小说发挥了象《小癞痢》那样深远的社会影响和教育效果的，在旧中国还没有见过。

望阳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一本《新木偶奇遇记》。这是借用意大利作家柯罗狄的《木偶奇遇记》的形式写的一本童话，是对当时日本侵略者所豢养和导演的形形色色汉奸傀儡进行的辛辣讽刺和无情鞭挞。在当时“孤岛”的环境中，运用这样的政治讽刺的形式，是比较巧妙的逃避检查的一种方法，然而它又不是含糊不清的，明眼的读者，哪怕他们是孩子，自然会懂得它的锋芒指向什么东西。这本作品对于教育战时少年儿童提高革命警惕性，认清卖国投降政策和傀儡政权的罪恶本质和丑态，鼓舞少年儿童的抗日斗志和同仇敌忾精神，是很有积极作用的。这本书是当时的地下出版机构——上海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在一九四〇年。读者自会从本书所收的这个作品中，感受到抗日战争初期孤岛上海所特有的那种沉郁的气氛，和作者笔下所倾泻的对敌伪的鄙视、蔑视和仇恨的感情与抗战必胜的信心。这是用不到我来饶舌的。

《苏苏作品选》的出版，撇开丰富文化积累上的意义不

谈，我以为它为我们提供了有用的资料，从中可以窥见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进步儿童文学忠于生活，为人民服务，用崇高的思想和优美情操来教育小读者的优良传统。而我们正在探索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必将在继承和发展过去儿童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形成。

望阳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但是对儿童文学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当然要求他重新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可能是不现实的。不过作为一个儿童文学老兵，望阳经常关心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宝贵的建议和帮助，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贺 宜

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

内 容 提 要

苏苏(即钟望阳)同志是我国儿童文学界老一辈的知名作家。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即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撰写了许多优秀的小说、童话和故事,在儿童文学园地上,辛勤耕耘,卓有建树。

选入的《小痢痢》等篇是他的力作。故事曲折有致,语言浅显亲切;同时无不倾注了作者的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以及关怀和热爱下一代的赤子之心。

苏苏同志的许多作品,无论对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借鉴,都是颇有价值的。



苏苏作品选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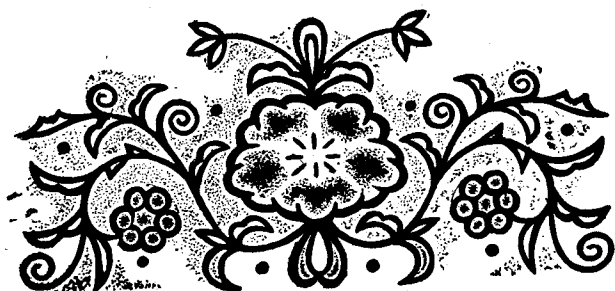
序 贺 宜 |

小痢痢(附序和后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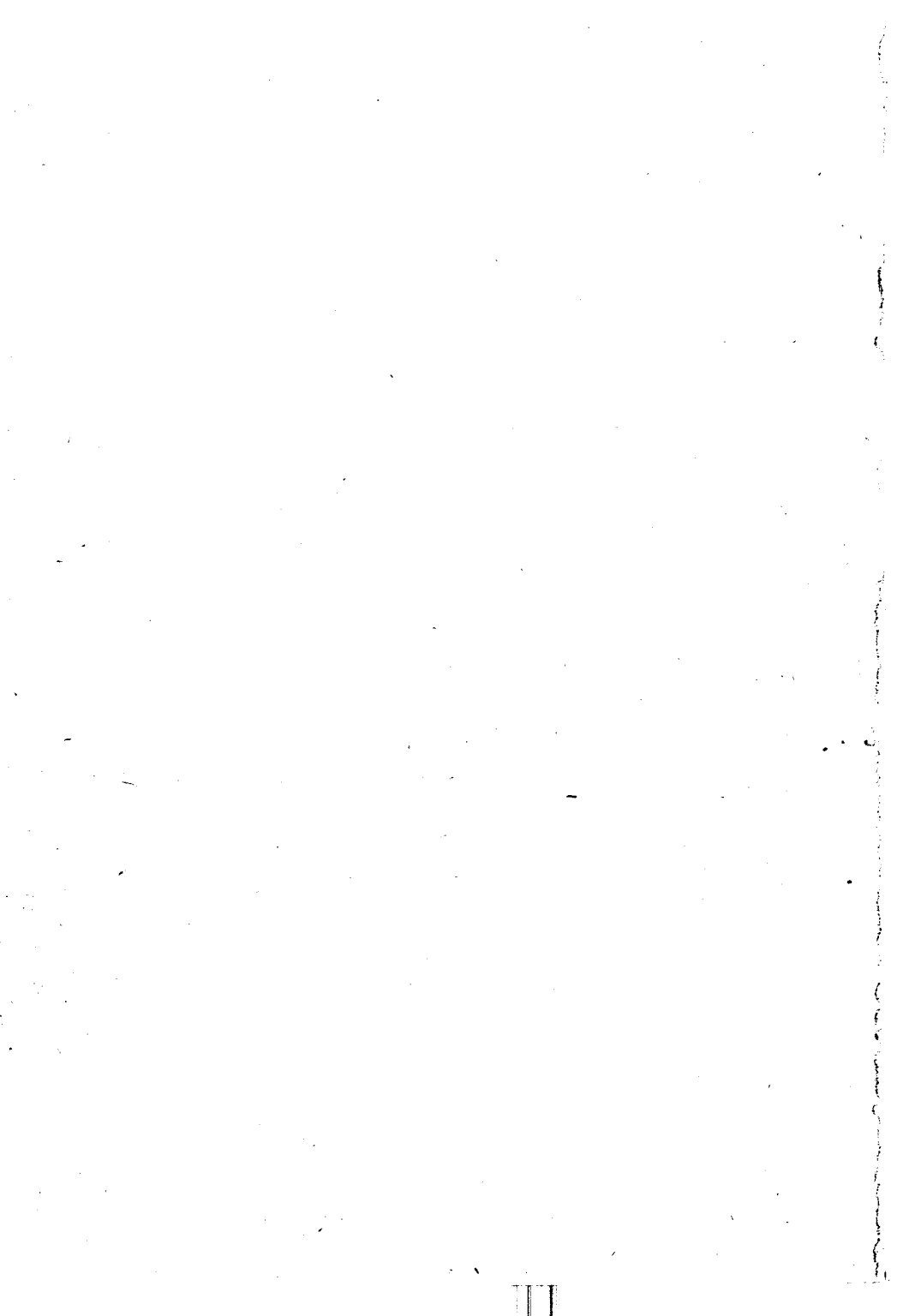
新木偶奇遇记 199

没有路条,不能通过 319

附录: 我和儿童文学的姻缘..... 328



小 痢 痢



序

读完了苏苏兄的小癞痢，使我想起了庄子的两句话：“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我是跟着这一篇童话，把自己的心境，带到孩子时代去了。我也仿佛变成小癞痢，拿着手枪去打东洋人，虽然受了弹伤，却还想念着祖国。

小癞痢是从穷苦中生长的；他顽皮而且强硬，他抱着富于正义的心；他憨直而且勇敢，好胜，却又不愿以机诈取胜，这是中国农村社会中一个典型的孩子。我爱他，比爱我自己的孩子更爱。

在侵略国的日本，我曾接触过不少孩子，我也爱他们顽皮，强硬，憨直，勇敢，好胜；相互之间争吵起来，谁也不肯对谁让步。扭着臂膀厮打时，不把对手打落地，是不肯罢休的。这种坚毅斗争的精神，我佩服；但可惜缺少了一样东西：那便是曲直的分辨——正义与公理的爱好。

侵略者教育孩子的方法，根本也不要这；有了是非曲直之辨，有了正义与公理的爱好的，那会妨碍他们“皇室中心主义”的。做父母的，也情愿儿子不要这颗心，幸田露伴和大杉荣是毁谤皇室和主张无政府主义被斫了头的。日本孩子的顽强，已成为支撑法西斯军阀的骨脊的东西了。

我在池袋的路上，看到过日本孩子打小毛狗的精神。狗如其没有疯掉，乱咬人，该没有打它的权利。可是这背上荷着方书包，短裤学生装的小英雄，拿着石块追逐着狗的勇敢，是可敬的。转弯，打岔，全不放松。一块块石块掷过去，打中了，狗伏下地来，呜呀呜地哀求。我们的小英雄，却快乐地走近来，一脚把它踢得远远。然后打着唢哨，洋洋得意地走了。

我实在可怜这孩子残忍心的长成。

我没有机会参观他们学校里的教育，但我却看到过他们的“角力”，所谓“相扑”。那是在西荻洼仲夏的一个晚上。在一个空场上，堆着沙，成了个土墩，一对对赤膊的孩子，跳上墩来，手扶背的相互角斗着，仿佛黄牛斗角似的。进着，退着，相互挣扎着。直等到谁扑倒地，才算结束一幕。指挥他们的是大人们；评判他们的也是大人们。大人们要求于孩子的，便是这无目的的无内容的斗争。这种斗争精神的发展，自然会变成野兽似的疯狂。

日本法西斯军阀对于中国不设防城市的施行滥炸，焚烧，屠杀——野兽似的疯狂，就是在这种教育下养成的。不